荀子集解

荀子卷第十二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爲主道利在如此也○先謙案楊注此一篇至辨之十七字應在正論篇第十八下傳鈔者誤入正文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注上之表儀也○先謙案周語儀之於民韋注儀準也文選東京賦儀姬伯之渭陽薛注儀則也言上是下之準則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先謙案有當爲胥字之誤也據注云是不相須也則正文非相有明甚詩桑扈疏胥須古今字孟子萬章篇趙注胥須也是胥須字義竝同故正文云無以相胥注卽以是不相須也釋之胥與有形近致

誒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郝懿行曰辨與辦同非辨別之辨上端誠則下愿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愿愨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下同○郝懿行曰玄與眩同注後說是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也子廉反○郝懿行曰漸讀為潛潛與漸古音同字通潛者深也潛詐者謂幽深而險詐也先謙案漸亦詐也說見不苟篇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或不知所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也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也故下安則貴

上下危則賤上 貴猶愛也賤猶惡也 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 畏則謀上 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 書多方曰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詩曰明明在下 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 特猶直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 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盧文弨曰案常當為嘗籍當為憑藉之藉下文云執籍為執力憑藉也有之而不能用故曰不能親有 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 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先謙案爾天下之籍竝當作天子之籍說見儒效篇常有謂世相及親有身為天子也上盧說非則不然當作則然說見下 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 ○王引之曰上則不然亦當作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人心已去桀紂而歸湯武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涉下句而誤耳下

文云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得云不然乎楊曲爲之說非是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郝懿行曰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官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然則依鄭此說參以記文可知天子千官古未有矣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先謙案遂讀爲墜說見王制篇聖王之子也子子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先謙案執籍猶執位說見儒效篇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王念孫曰中讀中正之中孟子離婁篇中也養不中材也養不材是其證楊說非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執籍者謂其子

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音懸○先謙案注弱不任事各本任誤在據宋台州本正縣天下謂持天下之衡說詳彊國篇楊倞非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
不願得以為君師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謂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
○先謙案以上下文義求之能字不當有此以安代則字用暴國獨侈安誅之者暴國獨侈則誅之也此能字緣上下文能字而衍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一夫然
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
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
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
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為弒君乎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先謙案注豈各本誤其據宋台州本正

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弒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爲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人墮損湯武耳。郝懿行曰墮者毀也言以湯武爲弒非有說也直爲妄言詆毀之耳王念孫曰天下未嘗有說天下二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本無天下二字明矣先謙案天下王說是也此緣上文天下字而衍墮之郝說是也仲尼篇云則墮之者眾富國篇云非將墮之也議兵篇云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與此文皆當訓爲毀注云墮損其義未諦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物之至彊者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天下之人至眾非極明其情僞不能和輯也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三者非聖人安能王乎王于況反聖人備道全美者

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懸天下如權稱之懸物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爲志意○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說見儒效篇其行之爲至亂也○王引之曰如慮志意行爲相對爲文則行下不當有之字[illegible]者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爲天下之大僇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爲龜鏡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王念孫曰楊未曉數字之意數猶道也[illegible]言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然則如湯武者是疇四海之道也吉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凶道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爲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盧文弨曰古以疇爲儔楊注未是郝懿行曰疇者匹也罷者病也言不能任事也齊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又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兪樾曰疇者保也國語

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壽保也晏子雜篇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卽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卽能保也此文作疇者古字通耳說文土部壔保也凡作疇作壽皆壔之叚字

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爲君以湯武爲臣而殺之是過甚也譬之是猶傴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也匡讀爲尫廢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如尫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尫而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尫大自以爲神異也○俞樾曰大乃而之譌而大篆文相似因而致誤注云猶巫尫大自以爲神異則曲爲之說矣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下○先謙案以下竊國竊天下例之兩人字當衍下文有擅國無擅天下句例亦同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用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王念孫曰奪之上不當有可以二字此涉上下文而衍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

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小人雖可以有之則易滅亡明攻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之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書之象刑亦非謂形象也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刖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為墨幪但以墨巾幪其頭而已○盧文弨曰注幪俗本作幪今從說文玉篇改正下同慅嬰當為澡嬰謂澡濯其布為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緦冠澡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為纓也澡或讀為草慎子作草纓也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紱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韋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為韠也○盧文弨曰注紱當作韍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為紃傳寫誤耳紃枲為屨也慎子作紃言罪人或菲或枲為屨故曰菲紃屨紃方孔反對或為蒯禮有蒯屨傳曰蕉蒯之菲也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

當劓以履樹當刖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巾也○劉台拱曰共當作宮菲當作剕殺當如字讀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宮罪以艾畢代之剕罪以樹屨代之殺罪以赭衣不純代之注引尚書大傳及愼子之言正可參證郝懿行曰此皆謂古有象刑也墨一名黥此墨黥謂以墨畫代黥不加刻涅愼子所謂畫跪當黥也懺怜[illegible][illegible]慅嬰愼子作草纓草與慅蓋音同假借字耳詩之勞人草草卽慅慅矣共艾畢者共當爲宮亦假借字愼子謂以艾畢當宮是也紟綝[illegible]艾韠當與刈同蓋斬艾其韠以代宮刑也對屨愼子作履紂蚙錐緋騑縰䋜[illegible]騃攝殺赭衣而不純純緣也殺殺罪也今愼子作布衣無領當大辟布衣卽赭衣無領卽不緣也去其衣領以代死刑愼子以爲有虞氏之誅尙書大傳以爲唐虞之象刑竝與此義合王念孫曰墨黥二字語意未完當有脫文以愼子言畫跪當黥書大傳言下刑墨幪知之慅嬰上蓋脫劓字以愼子言草纓當劓知之

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惡烏路反凡刑人之本禁

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爲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爲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先謙案稱權稱也失稱謂失其平楊注非）○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之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說旗曰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謝本從盧校作赤旆王念孫曰呂本作赤旂錢本旂作旆雖元刻世德堂本同案解蔽篇云紂縣於赤旆則作旆者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錢本改赤旆虞王本同）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

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
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郝懿行曰治期無刑故重亂用哀矜故輕注兩說前義較長
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
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
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先謙案至猶極湯
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
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爲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
者之制也視形埶而制械用卽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
也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等差也故魯人以榶衞人用
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盌謂之榶盂謂之柯或曰方言榶張也郭云謂穀張也○盧文弨曰案方言

盌謂之權宋本荀子注正作權但與正文似不合盂宋本作或字今方言作盂至橢張也之橢方言作橢從手此注恐有傳會郝懿行曰注引方言盌謂之橢盂謂之何蓋傳所見古本如是今本橢作權宋本荀子注已作權或唐以後人據方言改耳一革二字雖未能詳然攷史記貨殖傳適齊為鴟夷子皮索隱引大顏云若盛酒者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據此知鴟夷以革為之吳語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韋注鴟鴟革囊參以揚雄酒賦則鴟夷乃酒器范蠡適齊而為鴟夷子皮此正齊人所用與魯人以榶衛人用何文義正合先謙案以用同義承上貢獻言各以其上物也

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

儀謂風俗也諸夏迫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郝懿行曰儀與義同義古作誼謂行誼也此言同服同儀猶中庸言同軌同倫王念孫曰風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制度也下文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正與此相反

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

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為要荒之服其制度不同也

封內甸服

王畿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為天子服治田也○盧文弨曰案周語封俱作邦古封邦通用

封外侯服

畿外也禹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也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王也韋昭云侯服侯圻也

侯衛賓服

韋昭注國語曰侯侯圻衛衛圻自侯

圻至衛圻其間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甸圻甸圻之外男圻男圻之外采圻采圻之外衛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也**蠻夷要服**職方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束以文教要一昭反**戎狄荒服**職方氏所謂鎮服蕃服也韋昭曰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韋昭曰日祭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曾祖也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墠也終謂世終朝嗣王也○盧文弨曰曾祖今韋注作曾高顧千里曰終字疑不當有觀上文四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句王不言終明甚此下終王之屬也及楊注而衍**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此下當有終王二字誤脫耳**夫是之謂視形埶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爲志所以志識遠近也○王念孫曰至當爲制上文云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埶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下文云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證楊說非**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

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蠹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錯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郝懿行曰磨當作摩古今字也規摩蓋言規畫揣摩不必無失也滿中之瘠也謂行乙之人在滿叡中贏瘠者以喻智慮淺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俞樾曰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滿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坎井之鼃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滿中之瘠二句所謂愚不足以謀知也傳寫誤倒在上又衍兩也字一則字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埳井也鼃蝦蟇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埳井鼃戶媧反○盧文弨曰正文淺不足宋本作淺不可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墠亦同義謂除地為墠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自有讓意也孟

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埶位敵之名若上下相縣則無與讓矣有讀爲又也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焉用禪位哉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盧文弨曰舊校云一本作決德而定次先謙案作決者是說見儒效篇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則兼以爲民僞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幷之令盡爲民氓也○先謙案僞與爲同謂作爲也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無因禪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也○俞樾曰

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三公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朝也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三句爲重出矣

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抄反鄉猶向○先謙案厭然謝本誤厭焉據宋台州本正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道爲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唯其徙朝改制爲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爲擅讓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先謙案一隆者天下之人有尊尊也注非論當爲決說見儒效篇

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憚勞苦以爲聖王亦然也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而形不爲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閒色紅紫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也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大牢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爲綦極也曼而饋曼當爲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郝懿行曰曼訓長也傳祭進膳列人持器以次遞傳故曰曼也論語詠而饋饋謂祭也論觴明此云曼而饋饋謂食也代睪而食臯未詳蓋香草也或曰臯讀爲槖郎所謂蘭茝本也或曰當爲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睪傳寫誤遺其水耳代睪而食謂焚香氣歆郎吏以新者代之○盧文弨曰案正文睪本作臯故注一云臯未詳再云臯當爲槖郎

所謂蔚茈蘩木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睪傳寫譌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卽黃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木皆脫誤若水旁作睪乃譯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睪卽睪字下云側載睪並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睪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主術訓發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聲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畢當爲弋·主術訓注引詩鼓鍾伐鼛考工記韗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鼛而食與奏雍而徹對文淮南卽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鍾伐鼛正釋伐鼛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鞞鼓者涉注文而誤玉海一百九引淮南正作伐鼛而食

雍而徹乎

案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

五祀

○劉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爲句徹乎五祀謂徹於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訓云奏雍而徹已餕而祭竈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吳[illegible]係馬古出火竈吳越春秋作出火於造[illegible]遑專言之則曰竈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爲三公左馮翊爲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爲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祀爲言何當乎

執薦者百人侍西房

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礿祠烝嘗及

大祫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告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或爲待也○劉台拱曰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

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

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衞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閒謂之依亦作扆扆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盧文弨曰注所以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改正郝懿行曰張與帳同古以張爲帳也容則楊注引爾雅郭注是也張容二物與負依而爲三王念孫曰坐當爲立說見儒效篇

出戶而巫覡有事

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祓除不祥

出門而宗祀有事

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宮祀宮爲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帥舊典者爲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爲之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掌祈福祥也○盧文弨曰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祇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大宗伯也韋

注無大字又祝大祝衛本誤作禮記曰大祝今皆改正 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 大路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繫纓一就趨衍字耳越席結蒲爲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以大路越席爲質素此云養安以爲盛飾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爲重也○先謙案史記禮書正義云蒲草爲席既潔且柔潔可以祀神柔可以養體也 側載睪芷以養鼻 睪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鼻也○先謙案史記作側載臭茝索隱引劉氏云側持也臭香也茝香草也言天子行持得以香草自隨也其餘則否今以側爲邊側載者置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香於左右 前有錯衡以養目 詩曰約軝錯衡毛云錯衡文衡 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 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爲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騶當爲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爲節鄭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 三公奉軶持納 軶轅前也納與軜同軜謂驂馬內鑾繫軾前者詩曰鋈以觼軜○盧文弨曰注內鑾舊作內軜今據說文改正 諸侯持輪挾輿先馬 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或持輪者或挾輿者或先馬者 大侯編後大夫次之 大侯國稍大在五等

之列者**小侯元士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大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也**庶士介而夾道**庶士軍士也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謝本從盧校作坐道注二夾字竝作坐王念孫曰朱呂本作庶士介而夾道錢本及元刻夾道竝誤作坐道而盧本從之案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輗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然則庶士豈得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而令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爲坐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

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畏敬之甚也**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郝懿行曰不老者不衰老也猶詩之言永錫難老矣故以天子無老申之楊注不老老也又曰不字衍二說皆非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案此當作猶有善於是者不與不讀爲否傳寫誤倒在與下楊注曰不老老也或曰衍不字竝非**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有筋力衰竭求致仕者與天子異也**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執位敵之名一

國事輕則有請於天子而讓賢天下則不然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康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言嵬瑣之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嵬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先謙案嵬瑣猶委瑣說見前儒效篇云英傑化之嵬瑣逃之亦以英傑嵬瑣對文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說狂妄之說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

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陳奐曰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毀輿不能致遠句法相同儒效篇曰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君道篇月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議兵篇曰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皆中微與致遠作對文可證小雅毛傳曰墻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語本荀子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躄同必亦反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太皞伏羲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嵬瑣者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戮也。俞樾曰此謂作世俗之說者不祥學者從而傳述之必受其殃能非而關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可見荀子之意深疾世俗之說故為此言楊注未得其旨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

交篇言下民相爲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噂沓沓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爲此者蓋由人耳

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扣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扣不扣者之所言也扣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爲其意必有所云爲也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盧文弨曰下足字衍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衍耳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也又有禁限不得以有餘過度也○王念孫曰當厚二字不詞楊說非也當厚蓋富厚之誤隸譌勝下優猶知足正承富厚言之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俞樾曰楊注以刺爲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然則刺者探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以成句耳

非有異義也。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郝懿行曰：吐者，棄也。齡䫇此蓋極言菽粟之多耳，非食而吐之也。孟子言狗彘食人食，揚雄蜀都賦云糴米肥豬，非聖世之事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郝懿行曰：大略篇云國法禁拾遺，蓋必中商之法有此禁令，故荀舉以為言。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榮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槨，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加以丹矸，重以曾青，言以丹青采畫也。犀象以為樹，樹之於壙中也。琅玕、龍茲、華覲以為寶，琅玕似珠，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覲當為瑾。華謂有光華者也。或曰：龍茲，郎令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朔屬負茲舍雖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幕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茲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寶，謂寶於棺槨中。或曰：茲與髭同。○郭慶藩曰：上言以為樹，下言以為寶，蓋謂植樹犀象，而以珠玉為之寶也。上言琅玕，下言華覲，則龍茲非席明矣。列女傳之龍疏，亦列於珠玉之閒，不得為席。龍疏或即龍茲，當為珠玉名，猶左昭二

十九年傳所謂能輔爲玉名也楊訓賓爲寶於棺椁失之人猶且莫之抇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郝懿行曰詭者責也言盜人冢墓以求利國法必加罪責也詭訓責古義也漢書趙充國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滿寵陳重傳注皆以詭爲責也俞樾曰詭疑說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在所緩也詭說形似致誤楊注非先謙案郝說是以犯分爲羞非畏罪責也夫亂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詘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口取其珠也○先謙案有讀爲又雖此倮而薶之猶且必抇也安得葬薶哉不可得葬薶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

骴其骨也夫曰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偷夺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盧文弨曰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爲淖又誤爲潮｜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鬭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侵侮而不以爲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鬭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鬭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鬬此人君之德可以爲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鬭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鬭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爲辱惡烏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鬭必不得凡人之鬭也必以其惡之爲說非

以其辱之爲故也所鬬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鬬

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速遠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謝本從盧校注豈下無速字王念孫曰豈鉅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遽或言庸鉅或言何遽其義一而已矣陳觀樓書楊讀鉅爲遽而云豈速遠知失之盧刪注速字各本皆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各本增然

而不鬬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

不憚鬬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爲辱也不惡則不鬬不知宋子之論者也

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必鬬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鬬與不鬬邪亡於

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

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見過甚也解如字說讀爲稅

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爲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

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鬭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爲噤○盧文弨曰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道人木鐸金口木舌令郎爲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何益哉俞樾曰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言楊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爲唫說文口部唫口急也弊讀爲敝言雖說之至於口唫舌敝猶無益也戰國策秦策舌敝耳聾此可證敝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楊注引法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爲後人改竄故

賦不知其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知也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爲預木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盧文弨曰注論宋本作謂王念孫曰楊說非迂余謂與讀爲舉[illegible]見舉皆也[illegible]此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木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下文大隆即大中也說見致士篇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

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爲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爲法也○王引之曰是非以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爲師故楊注云皆以聖王爲師皆字正釋莫非二字[illegible]不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文兩是非字而誤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爲人之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爲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埶榮者有義辱者有埶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埶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埶謂埶位也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榮流淫汙僈汙穢行也僈當爲漫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捽持頭也搏手擊也捶笞臏𦢊捶笞皆杖擊也臏膝骨也𦢊古脚字臏𦢊謂刖其膝骨也鄒陽曰司馬喜臏𦢊於宋卒相中山斬斷枯

磔斷如字枯弃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或者枯與疈辜義同歟韓子曰楚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之甚眾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藉靡舌縪藉見凌藉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縻義同即謂胥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也舌縪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謂辭窮亦恥辱也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埶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埶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埶辱無害為堯有埶榮無害為桀義榮埶榮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埶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上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也○王念孫曰第四句本作百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曰為成也[illegible]以成俗即以為俗今本成上有為字乃涉上三為字而衍呂本無為字禮論

篇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成上亦無爲字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爲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爲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爲己之道其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矣譬之是猶以塼塗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塼塗以塗塈塼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盧文弨曰塼俗字當本作摶摶塗泥而塞江海必無用矣蹎跌碎折不待頃矣蹎與顚同蹎也頃少頃也。郝懿行曰蹎者僵仆也經典俱假借作顚唯此是其本字注云蹎與顚同蓋不知顚假借耳乃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此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盧文弨曰得字未詳或云古與礙通梵書以导爲礙亦有所本兪樾曰得字無義疑復字之誤復者反也猶曰將恐反傷其體也言子宋子之說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傷其體耳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少爲內也。謝本從盧校作欲爲多王念孫曰人之情二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也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呂本作而以己之情爲欲多是也[illegible]本已之情二

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己之情爲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己之情欲爲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盧觀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己之情爲欲多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作爲欲多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爲情之欲寡也。王念孫曰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是以散籍格本徵它賊社數既是其證楊本作情欲之寡非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欲。盧文弨曰此欲字衍句當連下一說當作亦以人情爲不欲乎先謙案前說是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先謙案欲是者欲上五綦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

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減也所介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愨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愨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為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王念孫曰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為典字之誤也故楊注云文典文章也黔楙誅敂亦成文典謂作宋子十八篇也覲藝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典是其證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荀子卷第十三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在論議之中於文爲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量力衛反○先謙案宋台州本無此四字有分扶問反四字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爲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者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王念孫曰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爲盉說文

盉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廿年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盉所以養口也盉與香字相似故盉誤爲香而楊注不釋盉字則所見本已誤爲香矣說文又曰鬻䐹羹五味盉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盉蓋因其可以盉羹而名之故其字從皿而以禾爲聲今經傳皆通用和字而盉字遂廢此盉字若不誤爲香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　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貌古貌字檖貌未詳或曰檖讀爲邃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貌蕭爲邃言屋宇深邃緜邈也笫牀棧也越席翦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窗也〇先謙案宋台州本注緜作綿　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〇先謙案史記禮書作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　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　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〇盧文弨曰睪芷說在上篇史記禮書作臭茝臭亦皋之誤　前有錯衡所以

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故解作正論篇

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

龍旗畫龍旗爾雅曰素陞龍于縿練斿九旗正幅爲縿斿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奉也○盧文弨曰注正幅爲縿宋本繆作緇元刻作綵皆誤今改正元刻練斿作練旒與今爾雅同郝懿行曰信與神同書龍於旗取其神變此信蓋神之叚借古多借信爲伸此又借信爲神神與伸皆同聲之字故可相通楊氏不知叚借之義故云信謂使人見而信之共望文生訓不顧所安往往如此

寢兕

謂武士寢處於中胄者也

持虎

虎謂以虎皮爲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韔鏤膺劉氏云畫虎於鈐竿及楯也○盧文弨曰持當爲特字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爲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此謂朱輪每輪畫一虎居前兕麋在內旁卻後而相並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麋無兕天子乘輿蓋畫二寢兕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數此段若膺說

蛟韅

韅馬服之革蓋象蛟形徐廣曰以蛟魚皮爲之○盧文弨曰史記蛟作鮫古字通用注馬服乃馬腹之誤徐說本說文楊云象蛟形與上下文虎兕龍一例勝徐說

絲末

末與幦同禮記曰君羔幦虎犆鄭云覆苓也絲幦蓋織絲

爲髀亡狄反○盧文弨曰絲末史記無**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衡軛○盧文弨曰彌即說文之靡廣韻引說文云靡乘輿金耳也讀若湖水一溢若月令靡艸之靡金耳謂車耳即重較也徐廣說爲得之繆龍史記作璆龍索隱云璆然龍貌徐又云文虎伏軾龍首衡軛此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衡軛當從史記注作衡軛爲是郝懿行曰金耳者金飾車耳也於倚較上刻爲交龍之形飾之以金以養威重龍取其威也王念孫曰盧注亦段說也今本說文作乘輿金飾馬耳也經段氏校正說見段氏說文注**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爲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盧文弨曰史記倍至作信至先謙案倍當依史記作信倍信形近而譌據楊注則所見本已誤信至謂馬調良之極**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出身死寇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立節也使其孰知出死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盧文弨曰此注舊本有譌有脫今訂正先謙案史記出死上多一士字**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財以成禮謂問遺之屬是乃所以求奉養其財不相侵奪

也○郝懿行曰用上疑奪文或作出費制用四句爲一例先謙案史記出作輕文義大異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無恭敬辭讓則亂而不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爲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爲所見不能用財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也苟怠惰偸懦之爲安若者必危懦讀爲儒言苟以怠惰爲安居不能恭敬辭讓若此者必危也○盧文弨曰偸懦非十二子篇作偸儒是也此與勸學篇作偸懦皆非先謙案宋台州本安下有居字據注似正文本有居字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說讀爲悅言苟以情悅爲樂不知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亡也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一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也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種君師者治之

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
人偏亡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
也所以奉其三本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
魯周公史記作不敢懷司馬貞云思也葢誤耳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
也別子若魯三桓也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爲德言德之本在貴始穀梁傳有此語○
盧文弨曰得大戴禮作德古二字通用先謙案此亡是貴始之義史記作所以別貴賤貴賤治德之本也傳鈔致誤郊止
乎天子○先謙案史記作郊疇乎天子索隱疇類也天子類得郊天餘並不合祭而社止於諸侯○先
謙案史記作社至諸侯索隱言天子已下至諸侯得立社說文社地主也孝經緯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盡敬故封土爲
社以報功也案止字義不合當作至至止形近而誤楊所見荀子本亦作至於諸侯若作止於諸侯不訓爲自諸侯通及士大
夫矣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
蹈亦作陷司馬貞曰陷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倞謂當是道誤爲蹈傳寫又誤以蹈爲陷耳○盧文弨曰史記集解

本道及作函及郝懿行曰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則社之禮下達庶人道謂道達也王念孫曰楊注皆出於小司馬其說道陷二字皆非也徧觀牆騰道及者覃及也說見史記禮書先謙案史記作函及士大夫集解函音含索隱作陷云陷音含含謂包容與鄒誕生音徒濫反大戴禮作導導亦通也今此爲陷者當導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臼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氏大昕云函及者覃及也說文𢎘嘾也讀若含函從𢎘得聲亦與嘾同義古文導與禫同士喪禮中月而禫古文禫作導說文禫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禫服也導與禫通則亦與覃嘾通而陷又與嘾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陷爲蹈之譌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王氏念孫云錢謂導與覃通導及卽覃及是也大雅蕩篇覃及鬼方爾雅覃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爲臽臽作陷從臽得聲是臽與陷古同聲故鄒本作陷卽臽之異文也陷與覃古亦同聲故鄒本之陷及猶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爲覃及非也函訓爲容非覃及之義函與陷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陷也臽字本作臽形與函相似因譌爲函後人多見函少見臽故經史中臽字多譌爲函說辭䪥韈隔若

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有也字各本無以上下交例之當有今據補

故

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先謙案大戴禮史記皆作七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菜地者得立三廟也○盧文弨曰注菜俗閒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菜諸經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魴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適士立二廟也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先謙案持手大戴禮作待年史記作有特牲禮記曰庶人祭於寢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積與績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盧文弨曰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王念孫曰不重者是也上文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文同一例則積厚二字不當重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祫祭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味者也本謂造飲食之初禮記曰郊血大饗腥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饗與享同四時享廟也用謂酌獻也

以玄酒爲上而獻以酒醴先陳黍稷而後飯以稻粱也 **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祭月祭也齊讀爲嚌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矣至庶羞而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盧文弨曰大戴禮齊作嚌史記嚌下有先字俞樾曰楊注齊讀爲嚌此因大戴記而誤也齊當爲躋禮記樂記篇鄭注曰齊讀爲躋是也文二年左傳躋僖公杜注曰躋升也然則躋大羹者升大羹也正與上文尚玄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羹也是其義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嚌疑即躋之壞字史記禮書嚌下有先字疑史公原文作先大羹後人因大戴之文妄增嚌字耳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文謂脩飾理謂合宜 **兩者合而成文。** 郝懿行曰文理一耳貴本則溯追上古禮至備矣兼備之謂文親用則曲盡人情禮至察矣密察之謂理理統於文故兩者通謂之文也 **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 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爲太太一謂太古時也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備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司馬貞曰隆盛也言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 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先謙案下俎字大戴禮史記作豆大羹盛於登俎豆葢通言之 **利爵之不醮也成事**

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前也史記作不啐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肵是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許反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於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侑之又不食司馬貞曰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俞樾曰楊注利爵不醮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爵不醮蓋據大夫儐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爵獻於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既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祝受奠之不啐示祭事畢也先謙案索隱云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既是卒哭始從吉祭故受飯而不嘗俎與楊注義異孔廣森云一也三者皆禮之終

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昏之未廢齊也司馬貞曰廢齊謂婚禮父親醮子而迎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始質而未備故云一也○盧文弨曰案古廢發音同通用俞樾曰齊當讀爲醮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先謙案孔廣森云未入尸謂若饋食尸未入之前爲陰厭也

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大路殷祭天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不集丹

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麻絻緝麻爲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袞龍之屬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幬司馬貞曰幬音稠謂車蓋素帷示質也○盧文弨曰注末舊本作亦質者也俞樾曰楊注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亦未足楊注非也未字當爲末末素末一事素集一事蓋一本作末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末爲未以曲成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末者幦之段字上文絲末楊注曰末與幦同禮記曰君羔幦虎犆鄭云覆笭也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即素幦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幭幭與幦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幬之段字集音轉而爲就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故得讀爲幬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釋文曰幬本或作幗足幬字或從周聲山海經中山經暴山其獸多麋鹿麢就郭注曰就雕也然則以就爲幗猶以就爲雕矣史記禮書正作素幬荀子作集之本與史記合先謙案大戴禮散麻作散帶孔廣森云帶要經也喪禮小斂主人始經散垂之既成服乃絞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三者皆從質故云一也

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

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鍾比於編鍾爲簡略也

尙拊之膈未詳或曰尙謂上古也拊樂器名膈擊也卽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尙古樂所以示質也楊子雲長楊賦曰拮膈鳴球韋昭曰古文膈爲擊或曰膈當爲搏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穅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曰拊鬲謂縣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疏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膈讀爲戛也○盧文弨曰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郝懿行曰樂論篇以拊鞷與鞉柷椌楬相儷則皆樂器名也拊者以韋爲之實以穅膈彼作鞷其字從革竊疑亦拊之類不得依此注以膈爲擊也若長楊賦之拮膈鳴球則又借拮膈爲戛擊楊注誤引矣以此互相訂正則此當縣之一鍾句尙拊膈句文誤倒耳尙者上也鍾聲宏大言不貴彼而上此聲之近質者也先謙案不文當作不反盧說是也大戴禮鍾作磬與磬同拊膈作拊搏無之字史記亦無明此之字衍尙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淸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

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言禮始於脫略成於文飾終於稅滅禮記曰禮主其滅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隆盛也○盧文弨曰注隆字舊本不重案大戴作終於隆史記索隱所引同云隆謂盛也今据增郝懿

行月稅史記作脫疑此當作稅稅者斂也校當作恔恔者快也孟子於人心獨無恔乎趙注恔快是矣此言禮始乎收斂成乎文飾終乎悅快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爲禮之至備情謂禮意喪主哀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或文勝於情情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質素是亦禮也若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昌謂各遂其生也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亡也○顧千里曰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戴記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爲證先謙案貳乃貳之譌字說見天論篇大戴禮作貸貸之則喪張參五經文字云貸相承或借爲貳呂覽管子史記皆以貣爲忒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情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司馬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俞樾曰順讀爲巡禮記祭義篇

終始相巡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正同順巡竝從川聲故得叚用終始相應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略終於稅稅亦殺也殺亦脫略是終始相應也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有是非分別之說司馬貞曰說音悅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隆殺委曲之情文足以悅人心也〇王念孫曰以猶而也機說言至文而有別至察而有說也史記以有二字皆倒轉誤也楊前說誤解以字後用小司馬說讀說爲悅尤非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〇先謙案測史記誤則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隊古墜字墜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毀訾也〇先謙案史記理竝作貌喪作嗛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

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失方猶道也。○郝懿行曰：方猶隅也。廉隅謂有稜角，士知砥厲，故德有隅；民無廉恥，故喪其隅者也。王念孫曰：足禮謂重禮也；不足禮謂輕禮也。儒效篇云：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注失之。又曰：足當爲是。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解蔽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猶此言不法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似而誤。先謙案：王前說是。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能慮、能固，加好者焉，○先謙案：史記者作之。此句當作加好之者焉。史記引刪者字，荀書奪之字也。無之字則語不圓足。王制篇云：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致好下有之字，是其例。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東西南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

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貢獻問遺之類爲行禮之用也以貴賤爲文以車服旗章爲貴賤文飾也以多少爲異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爲要隆豐厚殺減降也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爲貴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先謙案史記理作貌用作欲下同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若尊之尚玄酒本於質素情過於文雖減殺是亦禮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襍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襍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之清濁相混也。王念孫曰襍讀爲集爾雅集會也言文理情用並行而相會也集襍古字通[illegible]楊未達假借之旨俞樾曰襍讀爲帀古襍與帀通呂氏春秋圜道篇圜周復襍注曰襍猶帀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襍之壽憂天下之亂注曰襍帀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帀然則並行而襍言並行而周帀也楊注非先謙案中流猶中道下有複句可互證楊注非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厚小禮則盡其降殺中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

宇宮廷也鶩疾鶩也史記作廣鶩言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閒壇宇宮廷已解於上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民氓無所知者○王念孫曰是謂禮也有讀爲域孟子公孫丑篇注曰域居也人域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覢攸纚嫿讖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曰有域也漢書律厤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是域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域是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爲仿偟猶徘徊也挾讀爲浹帀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帀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爲禮之所歸積益弘廣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

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爲鬬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王引之曰隆尊也親謂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證楊注非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一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篤厚敬文恭敬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也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鄭云五重謂抗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郝懿行曰十當

作五古五作乂與十形近易譌上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
然人[illegible]文作五或稱近之而檀弓云天子之棺四
重鄭注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與此復不同若
依鄭義推之此重數俱有加亦當言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
二重士一重矣王引之曰十疑當作七[illegible][illegible]神[illegible]對[illegible]字禮
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重故諸侯減而爲五大夫減而爲
三也楊注非也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蔞文章之等以
敬飾之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
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食謂遣車所苞遣奠也翣
蔞當爲蔞翣鄭康成云蔞翣棺之牆飾也翣以木爲筐衣以白
布畫爲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鄭云必先纏
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所聚以象宮室也劉
熙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
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
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以
下各有差也○盧文弨曰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食元刻於
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
皆有衣食多少厚薄之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衣楊注本作衣謂衣衾此[illegible]
[illegible]衣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
縞衾士緇衾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宇食謂遣車所苞
遣奠也姚[illegible][illegible]宋本正文食字誤而爲衾注文禮記上又脫一

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遂妄加刪飾矣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告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念孫曰屬合也觀下文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韋注屬會也楊注失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爲緘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殣道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今昏殣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絰杖也今猶謂無飾爲緣身也○

郝懿行曰按緣身今俗亦有此語　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為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諸柢將齚斷讀鬭姝反其本即復其始復其始謂若無喪時也又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不楊注久則哀殺如不常也是其證前謂平當為本失之　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至辱之道奉君父也　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　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紸讀為注注纊即屬纊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紸當為絓絓苦化反以為難字非也○俞樾曰楊注文義迂曲殆非也爾雅釋詁閔病也詩柏舟篇覯閔既多鴟鴞篇鬻子之閔斯毛傳竝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曰病　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謂不相厭也　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之　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郝懿行曰備具也皆也物皆饒多凡其故謂富家為備家郭嵩燾曰備

家不詞當卽下備物此時雖備物不敢遽也殮日而殯三日而成服而後所備之物畢作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告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用儀制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郝懿行曰夕與昔古字通昔者舊也舊已卜宅月朝乃卜日也王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本宅日二字上下互誤耳斷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爲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貌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喪禮之凡（凡謂常道。盧文弨曰喪禮宋本作卒禮下同）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介則翫（介與邇同翫戲狎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俞樾曰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嚴親即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邇則懼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養生者謂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王念孫曰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者更也謂文飾與麤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皆更舉而代御也方言曰蒔[illegible]

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堇也桔梗也
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蠲蠏帝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
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帝者也齡鈴訃說林篇云旱歲
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爲帝者也齡詁齗襯字太平御覽器
物部十引馮衍詣鄧禹牋云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裘不御此
更爲適者也鷸鷸析杙或言時爲或言代爲或言更爲是
時代告更也訪𧥣攄歇鼬故日時
舉而代御楊說時字之義未了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
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王念孫曰麤衰本作麤惡此後人不
曉文義而妄改之也麤惡對文飾哭泣
對聲樂憂戚對恬愉皆見上文麤惡二字所包者廣不止麤衰
一事不得改麤惡爲麤衰也下注云立麤衰以爲居喪之飾則
楊所見本已誤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
窕冶窕讀爲姚姚冶妖美也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弃立麤衰以爲居喪之飾亦不使羸瘠
自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
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隘窮也懾猶戚也之怯反中流禮之中道也故情貌之
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爲斯外是姦也雖難

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非禮義之飾文孝子之眞情將有作爲以邀名求利若演門也。盧文弨曰注演門未詳故說豫娩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說讀爲悅豫樂也娩媚也音晚澤顏色潤澤也萃與顇同惡顏色惡也發見也。王念孫曰娩讀若問娩澤顏色潤澤也說豫與憂戚對文娩澤與萃惡對文故曰是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內則免薨鄭注免新生者薨乾也釋文免音問娩免古字通內則以免對薨猶此文之以娩澤對惡萃也楊讀爲娩娩之娩分娩澤爲二義與萃惡不對矣歌謠謸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謸與傲同戲謔也說文云噭悲聲與此義不同諦讀爲啼管子曰家人立而諦古字通用號胡刀反。盧文弨曰案春秋繁露執贄篇羊殺之不諦淮南精神訓病疵瘕者踡跼而諦益以諦爲啼芻豢稻粱酒醴餰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餰鬻菽藿喪者之食。郝懿行曰藿豆葉也說苑十一藿食者何與焉是菽藿皆卑賤之所食也王念孫曰酒漿當爲水漿芻豢稻粱酒醴魚肉吉事之飲

食也餰鬻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既與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醴相複矣此酒字卽涉上酒醴而誤衍樾曰王說是也魚肉二字當在餰鬻二字之上蓋芻豢稻粱酒醴魚肉屬吉餰鬻菽藿水漿屬凶方與上下文一律今魚肉字誤倒在餰鬻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注餰鬻菽藿喪者之食疑楊氏所見本尚未倒故以餰鬻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

卑絻黼黻文織資麤衰絰菲繐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

卑絻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卑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皆服焉文織染絲織爲文章也資與齊同卽齊衰也麤麤布也今麤布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蕢然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繐繐衰也鄭玄云繐衰小功之縷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盧文弨曰注鄧繐布今儀禮無布字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曰天子袾襚衣冕諸侯元襚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韋弁其制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裨冕言之楊以卑絻爲裨冕未是也卑絻疑當爲弁絻弁卽今弁字弁絻黼黻文織皆二字平列且弁絻二字兼上下而言此篇曰弁絻黼黻文織君道篇曰冠弁衣裳黼黻文章曾子問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革昭元年左傳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有冠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

弁冕傳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冕弁或言冠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絻為舁絻之誤說文覍冕也籀文作舁或作弁今經傳皆作弁而覍舁弁三字遂廢此舁字若不誤為卑則後人亦必改為弁矣

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茨合茨相連屬而已至疏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為廬謂一邊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楣塗廬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謂觸類而長比附會也毗至反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脩治也為作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之往○郝懿行曰朴當為樸樸者素也言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為絢也偽即為字之不訓往注非下云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言必性偽合一斯乃聖人所

以成名性惡篇云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卽此所謂性僞合矣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一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喻聖人能弁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郝懿行曰案楢引云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言如死者知之盡也又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故言如生者仁之至也中庸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知備矣兪樾曰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義不可通當作事死如事生事亡如存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存可知此文之譌當據以訂正始卒沐浴鬠體飯唅象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鄭云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鬠皆爲括體謂爪揃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鄭云于右尸口之右唯盈

取滿而已是飯唅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爲持

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

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枇髮爲米瀋潘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不蓋末世多不備禮也。盧文弨曰注枇髮舊本枇作批誤案魏志管輅傳箋十三物一一名之推以梳爲枇耳古枇作比漢書有比疏蓋梳疏而比密也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郝懿行曰枇當作比比者梳之密者也律猶類也今齊俗亦以比去蟣蝨爲律言一類而盡除之也律栗音同注內栗字依正文作律亦可不必別出栗字也

充耳而設瑱

士喪禮瑱用白纊鄭云瑱充耳纊新緜也

飯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術矣

生稻米也槁枯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也

說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

縉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搢紳謂扱於帶鉤之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唅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紷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玄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盧文弨曰正文說字疑當作設王念孫曰錢本說作設與盧說合先謙案宋台州本作設

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

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儇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幎目用緇方尺二寸赬裹著組繫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鬠而不笄謂但鬠髮而已

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髻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後世略也**書其名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書其名於旐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重以木爲之長三尺夏祝鬻餘飯用二鬲縣於重冪用葦席書其名置於重謂見所書置於重則名已無但知其柩也士喪禮祝取銘置於重案銘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薦器謂陳明器也鍪冠卷如兜鍪也縰韜髮者也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冠也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縰也鍪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罋廡虛而不實**士喪禮甕三醯醢屑甒二醴酒皆有冪蓋喪禮陳鬼器人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盧文弨曰此與下所引士喪禮皆見既夕篇中鄭云古文甒皆作廡**有簟席而無牀笫**此言棺中不施牀笫大斂小斂則皆有也**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木不成於雕琢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爲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也味當作沫沫靧也○郝懿行曰內與納同古皆以內爲納內者人也入卽納也非內外之內注誤注云內或爲用用字於義較長

檀弓云竹不成用王念孫曰案作用者是內卽用之譌注前說非
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鄭云無宮商之調也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輿謂輴軸也國君謂之輴藏謂埋之也馬謂駕輴軸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啟遷于祖廟用軸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夫人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皆至葬時埋之也
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從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從它道也。郝懿行曰徙者迻也象徙道者謂如將遷居然耳亦不忍死其親之意注似未了
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貌形也言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藏之意金謂和鸞革車報也說文云靷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靷在馬胷或曰貌讀如邈像也今謂畫物為貌下貌皆同義。盧文弨曰趨者下俗閒本有速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車報舊誤作車軼今據爾雅改正王念孫曰金革卽小雅蓼蕭所謂鞗革也說文鞗作鋚云轡首銅也從金攸聲[illegible]字爾雅曰轡首謂之革故曰金革轡靷楊以金為和鸞失之又曰革車鞅也宋本鞅譌作軼今本譌作軼盧又改軼為報皆與金革無涉
象徙道又明不用

也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是皆所以重哀也有異生時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之屬明器鬼器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襍用生器與明器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壠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壠貌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邈棺椁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卽茀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郭云以韋靶車軾及後戶也○郝懿行曰版蓋者棺椁所以象屋旁爲版上爲蓋非車之版蓋也斯疑纚之音譌纚幠象非衍字拂與茀同斯象拂者蓋如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之類皆所以蒙棺上因以爲飾也禮記問喪篇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此誤正同兪樾曰版者車轓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屛翳塵泥也廣雅釋器曰轓謂之輫版與輫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

既爲衍字則斯拂連文楊云拂即茀也然則斯與拂必同類之
物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鞎字從艮聲與斤聲
相近故垠從艮聲或體作圻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斯字之誤
靳之本義爲當膺而古或借爲鞎廣雅釋器弼轅謂之靳王氏
疏證亦云未詳不知弼轅之靳即輿革前謂之鞎也惟其在前
故繫於轅也此以版蓋靳攜蓋言版即輗也在車旁蓋者車蓋
也在車上靳在前拂在後其所說至爲詳備矣靳字本當作鞎
而借用靳亦猶齒本字本常作齗而太元密次入豚齒依齦則
借用齦齦者齧也非齒本也艮斤聲近故字
得通耳乃齗又誤作斯則其義遂不可見矣
無帾絲歶縷翣其
須以象菲帷幬尉也
無讀爲幠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
幠用斂衾夷衾是也帾與褚同禮記曰素
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歶未詳蓋亦喪車之
飾也或曰絲讀爲綏禮記曰畫翣二皆戴綏鄭云以五采羽注
於翣首也歶讀爲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
讀爲柳蔞字誤爲縷字耳菲謂編草爲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
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爲厞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菲
讀爲厞戶扇也幬讀爲帳尉讀爲罻罻網也帷帳如網也〇王
念孫曰幠者柳車上覆即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
黼荒素錦褚加僞荒鄭注曰荒蒙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老在旁曰帷
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僞當爲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
乃加帷荒於其上紐紂荒幠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柳車上覆

謂之荒亦謂之幠帾即素錦褚之褚幠帾皆所以飾棺幠在上象幕帾在下象幄故曰其貌象菲帷幬尉也周官縫人掌縫棺飾鄭注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若斂衾夷衾非所以飾棺不得言象菲帷幬尉矣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閟宮傳曰荒有也爾雅曰幠大也有也是幠與荒同義幠從無聲荒從巟聲巟從亡聲荒之轉爲幠猶亡之轉爲無故詩遂荒大東爾雅注引作遂幠大東禮記毋幠毋敖大戴作無荒無傲矣**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閼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鄭云折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槾扜也茨蓋屋也槾茨猶塈茨也槾莫干反番讀爲藩藩籬也閼謂門戶壅閼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槾茨藩閼也、盧文弨曰舊本注引士喪禮多脫誤今補正**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葬也者藏也所以爲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爲謚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諜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俞樾曰周官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楊

注未得

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王念孫曰墨與惑賊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illegible][illegible]此云刻死而附生謂之墨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又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羣別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為敵○謝本從盧校作不是郝懿行曰依注是當為易轉寫之譌或曰適讀為敵亦通先謙案各本譌是據宋台州本正作易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創傷也楚良反日久愈遲互言之也皆言

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爲至痛之極不可朞月而已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齊衰禮記作斬衰苴杖謂以苴惡色竹爲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凡生乎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先謙案則猶若也說見議兵篇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蹰焉然後能去之也鉛與沿同循也禮記作反巡過故鄉徘徊回旋飛翔之貌躑躅以足擊地也踟蹰不能去之貌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燕爵與鷰雀同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況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

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壁孔也鄭云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故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禮記作焉爲之立中制節鄭云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郝懿行曰此云安爲之下云案以此象之又云案使倍之案使不及此二案一安禮記三年問俱作焉皆語辭也鄭注焉猶然亦語辭然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於三年矣曰至親以期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鄭云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宇中者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乃三年爲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功以下也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爲隆緦小

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閒廁其閒也古莧反情在隆殺之閒也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聚居粹厚之恩也。盧文弨曰注恩字俗本在聚居上宋本上下皆有今案上恩字衍去之下恩字元刻作埋即依本文似未是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同君之喪何取於三年之制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貫也原本也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郝懿行曰率者循也循人子爲父母喪三年推之爲君亦致隆三年也先謙案辨亦治也楊注非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俞樾曰子字衍文此本說君之喪所以三年之故故引詩而釋之曰彼君者固有

爲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敎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敎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愷悌君子之文而衍子字耳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謂食○王念孫曰作食者是也下文兩食字竝承此食字而言）母能食之不能敎誨之（食音嗣也）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敎誨之者也（食謂稼穡敎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謂兼飲食衣服）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也）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者幷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爲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喩君兼父母者也○郝懿行曰上云祭社祭稷配止一人此言郊祭上天配以百王尊之至

也百王百世之王皆前世之君也楊注欲改王爲神則謬矣郭嵩燾曰故社以下數語在此終爲不類疑當在下尊尊親親之義至矣下言社以報社稷以報稷郊者并百神而盡報之皆志意思慕之積也

三月之殯何也

此殯謂葬也○王引之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約有三月之久也上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楊彼注云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義矣下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乃言葬事耳

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

所至厚至親將從而歸丘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爲由從也○王引之曰繇讀爲遙遙[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期謂遠其葬期也足之日謂足其日數也楊誤讀繇爲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

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王引之曰須者遲也[illegible]謂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訓待失之迂

祭

者志意思慕之情也○王念孫曰情與志意義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情當爲積字之誤也[illegible]志意思慕積於中而外見於祭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唈僾注云氣不舒憤鬱之貌正所謂志意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情亦當爲積言志意之積於中者不慊也楊云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則所見本已誤愅詭唈僾而不能無時至焉愅變也詭異也皆謂變異感動之貌唈僾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僾唈也郭云嗚唈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待而至也愅音革唈音邑僾音愛○盧文弨曰唈宋本作悒案爾雅作唈陸德明釋文作邑烏合反今從元刻作唈郝懿行曰愅與革恑與詭並同恑變也革更也此言祭者思慕之情愅恑皆變動之貌唈僾氣不舒之貌四字俱以雙聲爲義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愅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惆然悵然也嗛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先謙案志各本作至荀書至志同字然

上下文皆作志今依宋台州本改正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祀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以爲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爲鬼事則畏而奉之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汋桓箾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悼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爲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鐘鼓韶夏之屬箾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汋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王念孫曰箾象即左傳之象箾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爲句則箾象之間不當有簡字疑即箾字之誤而衍者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悼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悼詭

其所敦惡之文也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爲頓頓困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爲文飾○盧文弨曰案方言七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敦與諄音義同

卜筮視日齊戒脩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爲項燕視日脩涂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几於室中東面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嘏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歆饗其祀然也○王念孫曰涂讀爲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鄭注曰脩除芟埽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涂者借字耳非謂脩自宮至廟之道涂也

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接祭尸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閒佐食取黍稷肺授尸啐祭之又取肝擩於鹽振祭嚌之是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嚌之如神之親嘗然也

毋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離也○俞樾曰案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賓長三獻之後長兄弟衆賓長又行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於尸鄭注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然則利之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毋利舉爵蓋以主人爲重猶言不使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人有尊如或觴之楊注當云無舉利爵則與下意不貫矣

主

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此禮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卽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弟十三